

划到生命的更深處，活出生命的光與熱

單國璽

人們能夠從不同的知識層面觀察、研究、認識生命。不同的知識層面所觀察和研究的領域和對象以及所採用的工具及方法也不盡相同。知識大約可分為四個層面，即一般常識、自然科學、哲學及神學，現在簡略地分述於下。

一般人看到人生老病死的現象，認為這是生命的常規，感嘆生命的無常。至於生命的意義及價值，他們並不多思考，只是希望健康長壽，並希望死後靈魂能繼續享受現世般的榮華富貴。這是一般人對生命的看法和希望。

自然科學所能觀察研究的領域和對象，是人生命的物質層面。在解剖室及實驗室中，能夠研究人的身體是那些原素結合而成的。人體最多的成份是水，約佔百分之七十五，其次是骨骼的鈣，假若將一個人的骨骼燒成石灰，大約可以粉刷停車房的一面牆。人身上的鐵可以做二支鐵釘，骨骼中所含的磷，可以做一盒火柴。除此人體內還有多種其他礦物原素，但量比較少。也能從物理化學方面研究人體的構造和運作。更能用植物學及動物學觀察研究人肉體的生命。這都是自然科學能觀察和研究的層面和領域。

人不但有一個物質的肉體，還有理性和智慧，能夠運用理性和智慧觀察、分析、研究、透視、歸納、綜合、判斷，認識事物之現象、本體與背後的理由和關係。希臘大哲學家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322B.C.）給人下的定義：「人是有理性的動物」（MAN IS A RATIONAL ANIMAL）。哲學家稱人之理性智慧和自由意志的實體（SUBSTANCE）為靈魂（ANIMA or SOUL）。完整的人是由物質的肉身和具有理性智慧以及自由意志的靈魂結合而成的。人除了有肉身之動物性的生活之外，而且還有靈魂的精神生活。一個健全人的生活是靈肉合一由理性意志統御整合的生活。

自然科學研究的對象及領域，是物質界形形色色的事物。哲學所研究探討的對象是事物背後的原理，這些原理之間彼此的關係。哲學運用因果律及邏輯學也能證明造物者和靈魂的存在。但在宇宙中還有許多超越人理性能力的奧秘，例如造物者的真正實體，造物者與人類的特殊關係等奧秘，除非藉着造物者的啟示（REVELATION），人的理性和智慧是無法得知的。神學就是運用人的理性智慧、信德（FAITH）和造物者（上天、上帝、天主）的啟示研究探索超越自然科學和哲學的神妙知識。

在今天所舉辦的「全國教育行政人員及教師生命教育成長營」中，我不願單獨從常識，或

自然科學，或哲學，或神學的領域談生命教育，而是以我八十七年人生經驗和上述知識的四個層面的綜合認知來談「生命教育」。我先談談我自己如何慢慢地划到生命的深處，漸漸地將生命的光與熱活出來，達到人生真諦的經驗。我僅將此經驗和大家分享，還請諸位不吝指教。

小的時候，家中好幾代單傳，在重男輕女的時代，家裡有一個男孩，就把他捧到天上去。全家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使我變得很自我中心，慢慢地目中無人。例如：我三歲時到外婆家玩，纏著外婆要她抱我，外婆右手抱我，左手抱我的小姨媽，我看到在她懷裡的小姨媽，就用手推她，不讓我的外婆抱她，口中嚷著：「這是我的外婆！」。我母親了解如此寵小孩，會害了孩子，就找很多機會教育我。有一次她帶我到廟會買東西，回來時在廟會邊上，看到一位面黃肌瘦的太太，懷裡抱著穿著單薄的瘦弱小孩，媽媽從口袋裡拿出一塊銅板，那時可以買三個大饅頭，給那對母子當晚飯還吃不完，媽媽要我把這塊銅板拿給小孩。給他以後，我感覺很高興，因為做了一件好事。後來因了戰亂飢荒，很多討飯的到我家來，我母親常將食物和錢，讓我親自交給討飯的，我才了解有人沒飯吃、有人很苦、有人沒衣服穿。這是我母親在我三歲時，開始教育我划向生命深處的第一步。

記得唸小學時，全濮陽縣所有小學都因戰爭而關閉了，只剩下在縣城天主教辦的一所小學，因離家很遠，我國小三年級就住校。有一年暑假回家與家人團聚，住在隔壁的堂伯父，有一天夜裡，大聲喊叫肚子疼！鄉下地方，沒醫院、沒醫生，就請推拿師父，越推拿他越喊叫，喊了三天三夜，這麼強壯的人就死了！第一次看到死人，我所受的衝擊非常大。為這個緣故，當時便立了一個志願，將來要做一個醫師，為偏遠地區的人看病治療。堂伯父的驟逝，啟發我立志當醫師，是我划向生命深處的第二步。

小學畢業後到一百五十華里外的大名城去讀中學，畢業的前一年，華北發生一百多年來最嚴重的大旱災，將近兩年沒下雨。華北的農民仰天吃飯，太平時靠存糧過生活，戰爭時各方軍隊要糧搶糧，日本軍隊沒糧就藉口到鄉下掃蕩，看到老百姓的雞鴨糧食就帶走。日本人走後，機動的游擊隊又回來，拿走老百姓的東西，老百姓的生活真是苦不堪言。戰爭時遇到這樣的大旱災，沒有存糧，各地物資都有軍隊控管，糧食不能運到別的地方去，那時餓死的人很多，我親眼看到幾天沒吃飯，坐下來就起不來的人。在公路兩旁的溝裡，常發現一些老人和小孩的屍體，我心想幫助他們，卻有很深的無力感。那時就想做一個水利工程師，徹底地將黃河疏浚一下，挖很多運河，灌溉華北平原。做一個水利工程師可以救更多的人，這是我划向生命深處的第三步。

那時中日戰爭快要結束，但國共已開始打內戰。疏浚黃河，並開挖很多條運河，要雇多少工人？徵購多少土地？買多少挖土機？黃河和運河連接的地方，要買多少水閘機器？這些錢從什麼地方來？假如沒有一個關心民生問題的政府，私人是沒辦法做到的。國共雙方都正在熱戰，有錢就買武器，不會顧到民生的問題。中學畢業時，必須作人生規劃，我想到要當神父，可以從事牧靈福傳，也可以藉著教育，培育很多的醫師、工程師，以圓我的夢想。我想當神父是受我小學校長隆其化神父的影響。在日軍進攻縣城時，他不怕犧牲自己的性命，保護難民，我要和他一樣，

不怕犧牲自己，為別人服務。那位校長影響我很深遠，他是耶穌會神父，我也願意加入他所加入的耶穌會，整個地犧牲奉獻，一無保留地為天主、為別人服務。這是我划向生命深處的第四步。

進了耶穌會後，我也有自己的喜好，我對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衛匡國等這些偉大的傳教士非常仰慕。他們將當時歐洲的科學介紹到中國來，將中國固有的文化介紹到歐洲去。我對歷史，特別對中西交通史非常有興趣，那時想專攻歷史，並且耶穌會的會長、上司都非常鼓勵我到哈佛唸歷史。後來換了一個對我更認識的會長，他說：「我們需要一位培育年輕修士的人，你不要到美國去，你到羅馬去讀神修學好嗎？」我說：「我進修會不是為滿足我自己的喜好，修會認為有需要，我就到羅馬去，放棄哈佛、放棄攻讀歷史」，從此我日後的生活與工作就完全改變了。我到過不少國家，做過不同的工作：中學校長、大學教授、院長、大學董事長、花蓮主教、高雄主教、主教團團長、樞機主教、羅馬教廷許多部會的委員，這都是我從來沒想過的。雖然我放棄了哈佛，天主卻給我準備了更豐富的人生，天主一步一步地安排，使我划向生命的更深處。

三年前，我八十四歲，才正式獲得教宗首肯准予退休。那時無官一身輕，好高興！心想現在可以隨心所欲地做些自己想做的事，沒想到去做體檢時，發現得到了非小細胞核肺腺癌。這個發現使我有些震驚：「我不抽菸、不酗酒，怎麼是我？」我便立刻祈禱對天主說：「我為祢工作了六十多年，都按著祢的旨意做，現在退休了，想安享晚年，做一些自己喜歡的事，竟然得了絕症，這到底有什麼意思？」我在心裡聽到天主哈哈大笑對我說：「正因為你六十多年都按我的旨意做事，現在老了不要破壞你的修行，你不要想隨心所欲，我要給你一個工作」。那時我感到天主給了我一個特殊使命：「作生命告別之旅，宣揚愛的福音」。大家都知道，現在得癌症的人很多，很多人得了癌症，就好似宣判了死刑，完全絕望。天主要我告訴人不要絕望，生老病死是很自然的事。得了病，要好好利用你的疾病和晚年，這時你能了解生命的珍貴，因為已經快到終點了，快要結束了，生老病死是我們要面對的事實。不要被絕症征服，不要一天到晚在絕症的陰影下、在死亡的爪牙下，苟延殘喘地掙扎。要好好利用時間。為這個緣故，我稱肺腺癌是天主的恩賜，是我的小天使，是我生命最後一程的小夥伴，這是天主給我的大恩典。

在羅馬南部 MONTE CASINO 山上，有聖本篤修道院，修院下面的山坡上有一個公墓，葬的是波蘭軍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波蘭的自由鬥士，幫盟國攻打佔據那座山的德國納粹，一共傷亡三千多波蘭軍人。戰後就在那裡修了一個公墓，墓園入口的地方，有一塊大的墓碑寫著：「我們這些波蘭的士兵，為了我們和你們的自由，將我們的靈魂交給天主；將我們的生命奉獻給義大利國土；將我們的心奉獻給波蘭。」得病後，這些話給我很大的啟示：於是，我將肺腺癌交給醫師，將調養交給自己，將末期肺腺癌交給安寧療護，將遺體交還給台灣的土地作肥料，將我的財寶（我的宗教信仰）交給我的朋友，將靈魂和生命交給天主。

經過八十多年的歲月，我依舊向著人生的深處划去。得到這個病，是划到了我人生的最深處，這時我面對死亡，時間不多，我不得不深入思考、深入反省。划到生命最深處，找到了生命之謎的源頭，生命的色彩原來由「愛」織成，因為生命的源頭、生命的意義、存在的意義、生命的目

標就是「愛」，這個「愛」使我的生命多采多姿，使我的生命放射出光芒，溫暖人世間。「愛」使人破繭而出，自由在天空飛翔，視野寬廣高遠，心胸廣闊大量，擁抱關懷家庭、社會、國家、世界、人類，努力出類拔萃，追求真善美聖，追求超越，頂天立地，與造物者遊，分享天主永恆的生命與幸福。「愛」消除恐懼、猜疑、狹窄、仇恨、報復、凶暴、戰爭、生老病死的無奈、感傷和恐懼，因為有了「愛」，一切的問題都可以解決。

有人問我八十多歲又有重病，到處演講累不累？說不累不容易，有時身體也感覺痛苦，既然這個病是「愛」的恩賜，是天主給我的，我就對天主祈禱說：「主！再給我多一點痛苦！再給我多一點！因為我現在受的痛苦，與祢在十字架上為人類所受的痛苦相比，實在微乎其微，不足言苦！確實還不夠，所以再給我多一點。」這樣祈禱以後，感覺痛苦反而減輕了。我不求天主減輕我的痛苦，將我的痛苦拿走，我求祂多給我一點，讓我更加參與耶穌的苦難，更分享祂的痛苦。既然有愛，面對死亡我就不會哀傷無奈。李商隱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雖然很美，但還是很淒涼悲傷無奈。我用大愛扭轉李商隱對老、死的感傷與無奈，做了一首打油詩：「夕陽西沉何感傷？不沉哪能迎朝陽？朝陽光芒瀰宇宙，遍灑大愛和希望。」朝陽可以指天主或新生命，人生尋找的不就是這個？落下才能迎朝陽，朝陽出來，纔能看到新天新地，有「愛」，死亡也不是那麼可怕了。「愛」使生命充滿光明與希望、喜樂與平安、活力與成就、多采多姿。

自從耶穌為我們受苦，被釘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從死者中復活，祂征服了死亡、征服了人世的一切痛苦，祂再也不會受苦，使生命充滿光明與希望。「愛」是生命的起源、意義和歸宿，整個宇宙的起源都是出自於「愛」，因為「天主是愛」。有「愛」我們才能瞭解人生的意義，「愛」是我們的歸宿。天堂是什麼？永恆的幸福是什麼？在現世人最大的幸福就是在愛裡生活，但我們的「愛」還是很有限，不能讓人完全滿足。完全達到人生的目的，就是生活在無盡的大愛裡。當我們離開世界時，就像一條魚游向無限大愛的汪洋大海，裡裡外外都被愛包圍著，一切的願望渴求都滿足了。「愛」是我們生命的起源，「愛」是我們生命的意義，「愛」是我們人生的歸宿，因為「天主是愛」。

我的信仰很簡單，只有一個字——就是「愛」，因為我相信的「天主是愛」。哪裡有「愛」，那裡就有天主存在；哪裡有天主，那裡就有天堂，人生有「愛」，就能活出生命的色彩。一個人不分宗教，只要心裡有「愛」，你心裡就有天主，就有天堂。反過來說：你心裡有仇恨、有報復，就有地獄。經過八十多年對人生的觀察、體驗與反省，我深深地體驗到天主大愛的手，在背後時常鼓勵，領著我走出自己，划向生命的深處去。從我三歲至今，一步一步地划到生命的最深處，終生的經驗和我的宗教信仰告訴我：「愛」才是解決人類一切問題的萬能鑰匙，因為「天主是愛」。個人的問題、家庭的問題、夫婦的問題、親子的问题、國與國的問題、種族與種族的衝突.....，只有愛才能解決，不是暴力，不是戰爭，因為「天主是愛」（若望壹書 4 章 8，16 節）。